

THE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 SPIRITS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DEFENSE OF AN ESSAY,
ON THE PROPER RENDERING OF THE WORDS ELOHIM AND THEOS,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

BY THE
REV. JAMES LEGGE, D.D.,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中国人关于神与灵的观念

[英] 理雅各 / 著 齐英豪 / 译

WESTERN
THOUGHT
AND CULTURE LIBRARY
西方思想文化译丛

哲学

刘 铭 主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 Spirits

中国人 关于神与灵的观念

James Legge

[英] 理雅各/著 齐英豪/译

刘 铭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关于神与灵的观念 / (英) 理雅各著; 齐英豪译.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8. 4
(西方思想文化译丛 / 刘铭主编)
ISBN 978-7-5334-7734-9

I. ①中… II. ①理… ②齐… III. ①神 - 信仰 - 研究 - 中国 ②灵魂 - 研究 - 中国 IV. ①B933 ②B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7172 号

西方思想文化译丛

刘 铭 主编

The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 Spirits

中国人关于神与灵的观念

(英) 理雅各 著 齐英豪 译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25 网址: 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62027445

发行部电话: 010-62024258 0591-87115073)

出 版 人 江金辉

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邮编: 350002)

开 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3.75

字 数 357 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7734-9

定 价 72.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本丛书无意于一个宏大的文化目标,或者一种统一的编选理念,只是鉴于每位译者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对某些学科细节的研究,愿意把自己阅读上的收获转换成汉语,带给我们思想上的些许快乐,些许思考,这个也许是我们这代人应该做的。

——刘铭

译文凡例

一、原文中（包括注释，下同）God，或译为“神”用黑体并在该词之前加一个空格，或转述原词；

二、凡原文中人名与书名皆用楷体表示，基督与耶稣用黑体表示；

三、凡原文中引文皆用仿宋表示；

四、原文中的斜体字，译文皆以着重号表示；

五、凡原文中对 God 的第二人称皆用“祢”、第三人称皆用“祂”表示；

六、译文正文中的小标题是译者根据原著正文内容自行添加；

七、凡正文及注释中的下划波浪线皆为译者加，注释中的下划线、浪线相应于作者在正文中所引用的文字；

八、凡注释中出现“【原文】”，这一类注释系作者原著中的正文，而本书中相对应的中文，为作者原著中的注释；

九、译文正文中所指页码为原页码；

十、为方便读者查阅，译文的原页码在页边标示。

前言

以下呈交给公众的篇章中，对于已经在导言里阐述过的主要目标，作者没有什么可添加的了。在试图展示中国人之宗教的时候，如果能剔除有争议的元素，他就会乐于那样做，在热论中，人是那么容易只呈现出真理的某些方面，要么是少于所当有的部分，要么是多于所当有的部分。作者的另一个目标就是对用于华夏典籍 (*Chinese Scriptures*) 中 God (神) 和 spirit (灵)^① 那些术语的考察，若不论辩，此目的便无法达成。他竭力而为，不辞劳苦。

对中国人关于 God 的种种观念，他所提出的观点极有可能会引起过度的赞誉，特别是那些在翻译希伯来术语和希腊术语这些问题上与他看法一致的人。他只希望所提出的结论都有证据支撑。对他来说，最鼓舞人心的事莫过于在他们自己的文学中有个明晰的立足点 (standing-ground)，在此之上，基督教传教士能够以自己的立场向中国人传讲启示的真理 (the truths of Revelation)。在答谢众多贤达人士的时候，他已为展现《圣经》中所有关于 God 与人的教导做了一个铺垫。论到大多数他引用过的篇章，虽然很多人可能对其一无所知，就像他们对《圣经》缺乏认知一样，但他们会欣然接受后者，当前者引起人们兴趣的时候，作者相信，对那些篇章求索得越多，传教士在中国人对 God 的感知这一点上就会发现得越多，对此，德尔图

①【译注】按理雅各的理解，此处的 God 应翻译为上帝，spirit 应翻译为神；而现今通行的译法是将 God 翻译为神，spirit 翻译为灵，详见译序。译者根据实际情况，将译文正文中的 God、god 和 spirit 进行不同处理，或翻译，或直接转述英文；译文注释中按现在通行译法，将 God 翻译为神，god 翻译为神祇或神明，将 spirit 翻译为灵。

良^① (Tertullian) 甚至说“单纯、粗俗、野蛮”(第116页注释)。

只有少数几篇提到了中国的作家,而在这些内容中也并未提说其来源。和先前出版的作品一样,翻译其中的一些篇章,可以从华夏典籍 (*Chinese classics*) 里这些篇章的不同译本中获益良多,论到这些讨论过的主题,麦都思^②博士在他的《论中国人的神学》^③ (*Theology of the Chinese*) 中提到过,但在每种情形下先得有个独立的译本,而且只有在译本的内容恰如其分的时候,其译文才会被采纳。这些译本大都要交给一位英文相当不错的中国人,这样便可以指望不会在译文中发现资料上的错误。毋庸置疑,文中会有不少英文佳句,而且非常符合原文,倘若翻译期间不是因为其他一些繁重事务的话,这项工作早就完成了。在有些情形中,译本可能会受到业已形成的一般结论的影响。在那种情况下,有位朋友就反对第19页第16行中的“material”和第52页第28行中的“creation”,请读者用笔画掉前一

①【译注】德尔图良(Quinto Septimio Florente Tertuliano, 英文中通常被称为 Tertullianus, 150年~230年), 北非柏柏尔人, 迦太基教会主教, 早期基督教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他生于迦太基, 也卒于此地, 他被誉为拉丁西宗教父和神学鼻祖之一, 有人称他是“希腊最后一位护教士”、第一位拉丁教父”。在神学上, 德尔图良首先采用一些名词如“三位一体”、“圣礼”、“救赎”和“功德”等。他对教父居普良(Cyprian of Carthage, 约200年~258年)及奥古斯丁(Augustinus Hipponensis, 354年~430年)影响颇深。此人著作颇丰, 主要有《护教学》(*Apologeticus pro Christianis*)、《灵魂的见证》(*De Testimonio animae*)、《反马吉安论》(*Adversus Marcionem*)、《论偶像崇拜》(*De Idololatria*)、《论洗礼》(*De Baptismo*)、《论祈祷》(*De Oratione*)、《论忏悔》(*De Poenitentia*)、《论忍耐》(*De Patientia*)、《论戏剧》(*De Spectaculis*)、《驳帕克西亚》(*Adversus Praxeam*)等。

②【译注】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年~1857年), 英国传教士, 自号墨海老人, 汉学家, 1796年生于英国伦敦。麦都思在伦敦学会了印刷技术, 并于1816年被英国伦敦会派往马六甲, 他在马六甲学会了马来语、汉语和多种中国方言, 协助编辑汉语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9年, 麦都思在马六甲被任命为牧师, 并在马六甲、檳城和巴达维亚传教, 用雕版法和石印法先后印行30种汉语书籍, 为近代地理学知识和历史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麦都思博士著作等身, 值得一提的是, 他先后将《圣经》翻译成汉语, 《新约全书》(1852年)和《旧约全书》(1855年); 还将中国的《书经》和《千字文》译成英文。

③【译注】该书全名为 *A Dissertation on the Theology of the Chinese: With a View to the Elucidation of the Most Appropriate Term for Expressing the Deity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即《论中国人的神学: 旨在阐明汉语中表达上帝的最恰当的术语》。

个词，并以“system”替换后一个词。

我白白地享用着朋友们的帮助与建议。作者必须得特地说说他从威妥玛^①大人那儿领受的恩惠，威大人是英女王陛下贸易警署的中国助理秘书（Assistant Chinese Secretary to Her Majesty's Superintendent of Trade），从他那里，我得到许多有价值的著作，其中就有《大明会典》^②（*The Collected Statutes of the Ming Dynasty*），作者将在第一章中大量引用此书。

愿 神悦纳、垂青此番尝试，即阐明关于祂自身的知识，祂的人类家族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拥有这种知识，祂的众仆人在翻译祂启示话语的时候，用这些术语精准地传达祂自己的名和祂三位一体神性中的第二位^③。

香港 维多利亚
一八五二年三月八日

①【译注】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1818年～1895年），英国外交官、著名汉学家，曾在中国生活40余年，因发明用罗马字母标注汉语的发音系统“威妥玛注音”而著称，此方法在欧美广为使用，现逐渐被汉语拼音取代。在华期间，他曾编汉语课本《语言自迺集》，并有《寻津录》等作品。

②【译注】《大明会典》是记载中国明代典章制度以行政法规为主的官修书，简称《明会典》，始纂于弘治十年（1497年）三月，凡一百八十卷。经正德时参校后刊行，嘉靖时经两次增补，万历时又加修订，撰成重修本二百二十八卷。《大明会典》一书主要根据明代官修《诸司执掌》、《皇明祖训》、《大明集礼》、《孝慈录》、《大明律》等书和百司之籍册编成，记载典章制度十分完备，凡《明史》所未载者，多有交代，是研究明代史的重要文献。

③【译注】三位一体指圣父耶和華、圣子耶穌基督和圣灵保惠師。这里的第二位格指圣子耶穌基督。

目 录

前言

译序 神与上帝之争

理雅各其人 / 1

圣号之争 / 38

本书要义 / 75

译事始末 / 96

导言

本书的目标 / 99

文惠廉主教所持的观点，以及作者所持与之相反的观点 / 101

有一个汉语术语与 *Elohim* 和 *Theos* 相对应 / 102

不同团体对 *God* 一词所持的观点 / 105

第一章 中国人认识真神，他们的宗教就是一神教

通过归纳法确定神和上帝的含义 / 113

文惠廉博士承认上帝是真神的必要条件 / 118

刘应的论述显明上帝不可能是真神 / 121

对他们的答复 / 123

朱熹的佐证以及其他宋朝哲人对这一问题的论述 / 131

诉诸于中国国教的意义 / 140

一篇向上帝的祈祷文 / 145

一切神作为仆役 / 149

几篇向上帝的祈祷文 / 150
论上帝之自有 / 156
上帝和神之间的分别，几篇对大明之神、天神和地神的祈祷文 / 159
中国人不拜形质之天 / 162
他们不将皇室宗祖与上帝置于同等位置 / 167
五位次等的上帝 / 175
中国人在两至日献祭侍奉上帝 / 188
对 spirits 的敬拜 / 194
论先祖及先贤 / 196
中国宗教的第一次败坏 / 197
中国宗教与罗马天主教的类比 / 200
一神教与中国长治久安的关系 / 206
民间对 God 的通识 / 207
道教的几位上帝 / 210
如果不用上帝表示 God，我们便会失悯于民 / 212

附录

注释一：刘应、马若瑟和雷孝思 / 214
注释二：一篇中国人论述独一至高上帝的译文 / 227

第二章 Elohim 与 God 都是关联术语。最精准的汉语术语上帝是真神的进一步证明

确定 God 是否是关联术语的意义 / 233
它并非通用术语 / 234
它并非独立术语，而是关联术语 / 237
语言类比证明其关联性以及对文惠廉主教种种异议的答复 / 239
God 是关联术语这种主张已由犹太人、霍斯利主教、查诺克、马太·亨

利、加尔文、柯纳普和以撒·牛顿爵士的观点证实 /	249
对驳斥 God 是关联术语的几种特别异议的考察 /	257
假定 God 是一个通用独立术语, God 这一名称也不能被证实就是耶和华 /	266
独存中的 God 意味着什么 /	268
我们关于 God 观念的来源以及中国人对他们上帝观念的来源 /	272
希伯来人、条顿人和中国人对上帝之名在本源意义上的一致性 /	290
除真神之外, 其他的存在对 God 这个词的一般应用 /	294
多神论的起源 /	295

第三章 论希腊术语 Theos, 以及在印度和中国用于翻译《圣经》中 God 的几个术语

<i>Theos</i> 是关联术语, 这种主张不会受到希腊人一神论和多神论二者谁为先这一问题的影响 /	301
安多弗的斯图亚特教授对 <i>Theos</i> 这个词的理解 /	305
北印度的传教士用来表示 <i>God</i> 和 <i>spirit</i> 的术语 /	311
<i>Ishwara</i> 和上帝的一致性, <i>Dehta</i> 和神的一致性 /	318
对上帝作为复合术语所持的异议 /	324
在经典的应用中, <i>Elohim</i> 和上帝的一致性 /	325
上帝和罗马天主教的术语天主的几个一致之处 /	331
选用上帝而不用天主的几个原因 /	333
伊斯兰教徒使用的术语 /	337
中国犹太人的用法 /	338

附录

注释一: 中国罗马天主教徒使用这些术语的几个实例 /	342
注释二: 论 JEHOVAH 之名。是翻译好呢, 还是转述好呢 /	347

第四章 论新教传教士用于 Spirit 这个词的几个不同的汉语术语，即：神、灵、风

用来表示 *spirit* 的几个不同的术语 / 353

在都承认其意为 *spirit* 的前提下对神的诉求 / 354

对主张神可以用来翻译某位 *god* 的推理考察 / 356

主张神应当用来翻译某位 *god* 或 *gods* 的几个特例 / 361

神绝不是某位 *god* 的意思，它只有 *spirit* 的意思，也不能用它来意指 God / 375

诉诸灵，它是神的同义词 / 377

灵和神之间的区别。用作人类心灵的时候，神意指其秉性，灵意指其智性 / 380

用于 *spirits* 的时候，灵只能意指灵效 / 381

灵不能用来表示 Holy Spirit。因为它否定了祂的位格 / 387

一篇美国《圣经》公会采纳汉语译本的报告 / 388

诉诸风。其意为 *wind*，为 *custom*，但不能在自觉的灵媒那种意思上使用 / 389

避免汉语《圣经》不同译本相互冲突的第一步是必须统一采用神来翻译 *ruach* 和 *pneuma* / 391

附录

注释一：提议用复合词天神来表示 God / 393

注释二：1850 年 12 月，美国《圣经》公会署长递交并采纳的汉语《圣经》译本报告中的一些论述 / 396

术语、地名中英参照表 / 400

人名索引 / 411

书名索引 / 418

译后记 / 423

译序

神与上帝之争

1939年春，昆明。

一位中年教授接到英国牛津大学聘请函，延请他担任牛津大学第四任汉学教授，并授予他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于是，教授从昆明启程抵达香港，拟携全家搭乘轮船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但因二战爆发，被迫在港蛰居。

1945年，二战结束。英国牛津大学再次聘约该教授赶赴伦敦，疗其目疾，以望痊愈，并留牛津讲学。但因此前在国内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手术，又经英医开刀诊治，目疾反而加剧，最终落得双目失明。教授无奈，失望之余，辞去牛津聘约。

1946年1月21日，牛津大学正式公布该教授因健康原因辞去聘约。

这位教授便是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牛津大学为了等其任教，让汉学教职“空”了七年！

而牛津大学第一位汉学教授，便是本书的作者，理雅各。

理雅各，苏格兰著名汉学家。

理雅各其人

早年时光：1815年~1839年

1815年12月20日，理雅各（James Legge）生于苏格兰阿伯丁郡

亨德利镇 (Huntly) 一个富裕的布商家中, 弟兄四人, 理雅各是老幺。小镇虽地处偏远腹地, 却有优良的传道传统, 首位来华宣教士马礼逊 (Robert Morisson) 的助手米怜 (William Milne) 博士, 便出于此镇。

理雅各所在的“亨德利小镇曾经发生过一场引人注目的宗教运动。一个名叫科威 (Cowie) 的充满炽热使徒精神的人, 被长老会^①除名, 因为他热心推动信徒们在自己家里做功课, 包括讲道和参加礼拜学校。特别是科威鼓励当地居民到外国去传教的兴趣。他怀着满腔赤诚和激情, 以及对上帝和人类的爱, 后来在亨德利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教会 (an Independent Church), 而理雅各的父亲, 成了他最热心的支持者。理雅各从小就被带到这所独立的教会, 经常参加‘苏格兰教区传教士’ (Missioner Kirk) 的所谓独立教会活动, 并从那时开始对传教产生了兴趣”。^②

理雅各自幼便在“苏格兰传教士教会”严格的加尔文宗教导下学习与成长, 据理雅各自己回忆, 在家中和“苏格兰传教士教会”里有时会有过于严厉的宗教敬拜活动, 这种信仰生活对理雅各的成长及日后来华传道都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理雅各的父亲曾说过: “很早以前, 我就下了决心。如果我的孩子中有人想去国外传福音, 我会祝福他, 并对他说‘去吧’。如果有人要去赚钱, he 可以去, 但我不会祝福他。”^③ 这件事可以理解理雅各为何后来拒绝在皇家学院继续深造的机会, 他的那个抉择所呈现出

① 长老会 (Presbyterian church) 即长老宗, 也称归正宗, 是新教改革宗之一, 以加尔文 (John Calvin) 的宗教思想为依据, 又称加尔文宗, 与安立甘宗和路德宗并称新教三大主流派别。英国的长老会可追溯到约翰·诺克斯 (John Knox) 带领的苏格兰改革。

② 诺曼·吉瑞德, 《朝觐东方: 理雅各评传》, 段怀清、周俐玲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 493页。

③ 岳峰, 《架设东西方的桥梁: 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 21页, 此为岳峰2003年的博士学位论文。

的品格，伴随他一生。

理雅各幼年的一位启蒙教师是能把《圣经·旧约·诗篇》倒背如流的盲女，他的母亲也能背诵多首赞美诗。童年时代还有件事，一位头发斑白的老人曾询问理雅各姓字名谁，他回答说“James”。老人一边重复着“James”（雅各），一边把手放在理雅各的头上说，“雅各，上帝的仆役”^①。此外，理雅各的哥哥乔治是公理宗牧师，四处布道，这些都对理雅各的成长与品格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些童年的经历引发理雅各对信仰产生浓厚兴趣，加之他惊人的语言天赋和记忆力，让他可以将《圣经》烂熟于心。理雅各去世后，在上海主持的一场布道会上，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提到一件关于他和理雅各的事。他说：“他（理雅各）具有一种建构自己思想的巨大优势。在他第二次重返中国之时，我和他经常在轮船甲板上散步。我们一起全文背诵《新约》。我记得他轻易地从《使徒行传》背诵到了《希伯来书》。当我背诵时，他还可以在一旁给我提问。而我却无法给他提问。他背诵《圣经》的能力是非凡的……这对他学习几千个汉字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帮助，他可以轻轻松松地记住中国毛笔写出来的各式各样的简单或复杂的汉字。那些看上去并无多大差异的汉字，曾经让不少人望而生畏。对他来说，这些汉字却栩栩如生，因为他能够轻易地记住它们。而他对《圣经》的娴熟掌握，自然也使他更倾向于从事传教事业。”^②

理雅各的父亲对其影响颇大。1815年至1822年间，理雅各家与在马六甲传教的英国传教士米怜时常通信，这些信函使理雅各初步接

① 诺曼·吉瑞德，《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段怀清、周俐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494页；岳峰，《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21页。雅各是《圣经》中主耶稣的亲弟弟，也是《圣经·新约·雅各书》的作者，又被称作“义者雅各”，是早期教会耶路撒冷的领袖，后被人用洗衣棒重击脑部而殉道（参见优西比乌《教会史》）。

② 诺曼·吉瑞德，《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段怀清、周俐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494~495页。

触到传教事业。他曾在父亲的藏书室里发现了一份米怜传教用的小册子，对当时的理雅各而言，上面布满了天书一般的汉字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神秘碑铭，小册子薄薄的黄页，柔滑如丝，他曾想“该如何去读这些小册子，以及它们可能是些什么内容”^①。

理雅各自幼喜欢读书，尤爱文学。但他最初并不太好学，而是热衷于一些远足、钓鱼、游泳和掏鸟巢之类的活动。“他醉心于捉鸟。不过，他捉鸟并非那种破坏性行为：一般他会告诉父亲他所发现的鸟巢在哪儿，然后，父子二人——那时他的父亲已经年过半百——会在清晨5点钟出发，一起到林子里去。”^②

理雅各童年时代的学校教育，主要是在非国教徒学校及后来更为严厉的亨德利教区学校中完成的。1829年春，理雅各14岁，他完成了在亨德利教区学校的小学学业，转入阿伯丁文法学校（Aberdeen Grammar School）学习拉丁文和英语语法。在拉丁语的学习中，他很快便显露出其出色的学术禀赋和语言天赋。他记述道：“我学得非常快，阅读、拼写从来就不是问题，记忆力很好。”^③ 有一次，他被车撞伤了腿，“在疗养期间，他全力学习拉丁语，早上3点到8点读书，形成了持续终生的习惯。最终，他说拉丁语就像英语那么流利。”^④ 理雅各的女儿海伦·蔼蒂丝·理记载：“从那时起，他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学习力量。无论是清晨，还是午后乃至夜晚，也无论是春假里还

① 理雅各，《余生漫录》，42~43页；转引自诺曼·吉瑞德《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段怀清、周俐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4页。

② 海伦·蔼蒂丝·理，《理雅各：传教士与学者》，1页；转引自诺曼·吉瑞德《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段怀清、周俐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489页。

③ 理雅各，《余生漫录》，8页；转引自岳峰《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18页。

④ 理雅各，《余生漫录》，25~26页；Lauren F. Pfister, “Clues to the Lif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One of the Most Famous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an Sinologists: James Legge (AD 1815~1897)”, *Journal of Hong Kong Branch of Regional Asiatic Society*, Vol. 30, 1990, p. 190; 转引自岳峰《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18页。

是秋假里，理雅各都在苦学拉丁文。他的语言能力迅速提高，他已经能够像使用英文那样驾轻就熟地用拉丁文写作了。事实上，1831年，当他15岁的时候，理雅各班上已经没有同学能够在拉丁文写作方面比得过他了，而当时他的同班同学，有些已经是二三十岁的年纪。每个星期五，老师都会让学生们听写一个长长的英文句子，然后再给他们三个小时的时间，让学生们把听写出来的英语句子翻译成拉丁文。在这项训练中，理雅各同样表现得出类拔萃。只要那些英语句子从老师嘴里一“滚落”出来，理雅各就已经写出了它的拉丁文译文，随即也就交卷离校。”^① 值得一提的是，与他在同一所学校读书的，还有米怜之子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后来他们二人一起来华传教。

在中学阶段，理雅各还养成一种学习习惯，即将布坎南（George Buchanan）历史作品的英文本译为拉丁文，之后再与原文对照。理雅各曾说：“用这种方法，我已经为用拉丁文写作做好了准备。对我来说，用拉丁文起草一封信函，要比用英文起草还容易些。”^② 这种学习禀赋、翻译经验和研读方法，为后来理雅各从事《中国经典》的翻译与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1831年，理雅各经考试顺利进入阿伯丁皇家学院（King's College），并荣获该学院一等奖学金。大学三年级时，他又醉心于哲学与宗教。在大学求学的四年中，其功课一直名列前茅，他曾轻易获得古典语言考试第一名，而且在化学、数学、自然哲学以及道德哲学[特别是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和杜加尔德·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有关的苏格兰常识学派，理雅各在本书中提到过二人并

① 诺曼·吉瑞德，《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段怀清、周俐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489~490页。

② 理雅各，《余生漫录》，26~27页；转引自诺曼·吉瑞德《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段怀清、周俐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1~12页。